

青阳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二辑

11. 231

贵阳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二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四年五月

封面题字 单启贤

贵 阳 文 史 资 料 选 辑

(内部发行)

工 本 费： 0.70元

目 录

雪涯旧事.....	蒋蔼如 (1)
怀念陈寿轩先生.....	龙之鸿 (8)
忆周杏村老师.....	何治华 (14)
李叔元先生轶事.....	刘君卫 (19)
忆幼儿教育家孙铭勋同志.....	戴自俺 (22)
贵阳私立时敏小学概况.....	李家溱 (40)
从一份《日志》看贵州经世学堂.....	邓见宽 (45)

*

*

*

贵阳地区报纸史话.....	何静梧 (53)
记贵阳的《平民日报》社.....	夏骏声 (73)
关于《星期一》和《杂文》的片断回忆.....	贾仁华 (78)
我在协同书店工作的前后.....	曾庆祥 (83)
贵阳市儿童保健所简介.....	贺克明 (89)
贵阳市评剧团概况.....	张璞真 (96)
徐悲鸿大师在开阳.....	余文炯 (100)

*

*

*

张学良将军在贵阳.....	袁化鹏 (102)
宪兵看管杨虎城将军时的见闻.....	卓建安 (106)
于树德同志在贵阳.....	翁祖善 (121)

进步民主人士白小松 陈训明 (129)

*

*

*

我与蒋经国在重庆的一段交往 王辅卿 (135)

周西城与李桑之战 万式炯 (139)

黔南事变的回忆 陈廷镇 (157)

黔南事变和竞选闹剧的回忆 黄宇人 (164)

我所了解的一贯道内幕 魏清波 (180)

姚华花卉及题诗 姚伊供稿 (封二)

姚华手迹 姚伊供稿 (封三)

雪 涯 旧 事

蒋 蔼 如

《雪涯秋柳》，打开《贵阳文物》一九八二年第一期，这个题目吸引了我。细读之后，想起了一些有关雪涯的旧事。说想起雪涯，倒不如说想起设在那儿的师范学校。我在那个学校当过学生，后来又当过先生，栖息于雪涯者十余年。我上师范的那年是一九二三，屈指一算，三三、四三……今年八三，真是光阴似箭，已六十个年头啦。说是旧事，也的确旧得很。

师范学校那时的全名是“贵州省立师范学校”，不象后来“师范”之前还要题以“贵阳”二字。因为全贵州省，当时除女子师范外，招男生的就这么一个师范。

我上师范，上的是第十五期。过去一年招生一期。追溯上去，开办当在一九〇八年，辛亥革命之前就开办的了。《雪涯秋柳》一文说是“解放后在此办师范学校”，这是不确切的，差误了四十年。

出贵阳次南门，沿南明河北岸西行，一片高大的柳树丛中就是雪涯洞，西行是丁公祠，再西行是昭忠祠。师范学校就是利用这一群旧建筑物办起来的。

这一群建筑物规模都不大，学校一发展就不够用了。后来，在丁公祠北面的坡上盖起了教学楼，东面和西面各一栋，对称地相向着，楼上楼下各有两个教室。北面一栋，楼下是教员室，楼上是仪器标本室，南面是校门。四面合抱，中间是一

片庭园，绿草如茵，杂植花卉树木。院里有梧桐数株，高出檐上。坐在楼上的教室里上课，有时嫌教师唠叨，心不在焉，就偷着观赏窗外的梧桐，枝叶萧疏，十分可爱。两个教室之间，有一小屋，内置风琴，供学生弹奏。上课时是书声，下课后是琴声，宁静幽雅，实在是个好地方。书声之中，有时夹以英文，那又带些洋气了。

新楼建成，旧建筑就派了别的用场。丁公祠做了图书馆，两厢是阅览室，对厅是藏书室。昭忠祠改成附属小学的高小部，初小部在城内的大兴寺。雪涯洞还是老样子，供师生课余游憩。

雪涯洞就那么一个崖洞，贵州那样的溶洞有的是；就着洞崖之势盖起了一个殿堂，既不宏伟，又不幽邃。那时候年纪小，还不会发“思古之幽情”，只觉得不过尔尔，了无足观。

可观的是洞外的景物。洞右侧有一个宽敞的厅堂叫“望水厅”，厅前有走廊。凭栏眺望，南明河就横在眼前。南明河从西边“新桥”流来，到这儿河身渐阔，河水愈清，颇有一些气势。

河上常见有人打鱼。驾一叶之扁舟，用的是根长竹篙，可以撑，又可以划，有时还用竹篙迫击水面，溅起水花，啪啪作声，为的是赶鱼鹰入水捕鱼。鱼鹰大约是学名，人们都管它叫“水老鸱”。

春末夏初，发端午水，是南明河一年中的极盛时期。有人在岸边扳罾，捞鱼虾，鳞鱼蹦跳，我们在望水厅上也看得见。

两岸树木蓊郁，特别是柳，更是繁茂。雪涯吟咏，总爱提到杨柳。对岸树丛中是南明中学，据说后来叫“第一中学”。

年轻时代的记忆是长久的。想起雪涯，想起师范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还记得那时的“校歌”：

传道授业在良师，
鼓篋入学，负笈追随。
身如金玉式，道启后先知。
从来教学本相资。
看皇皇校训，四字箴规：
“诚”则不欺，
“敬”则不肆，
“勤”则不嬉，
“俭”则不侈。
正己正人端在此，
身心修省，知行一致，何敢忘之！
雪涯风雨柳垂丝。
望大河前横，南明春水，逝者如斯！
六年一瞬，莫负良时。
君不见，文诚庙貌，屹屹丰碑，
又不见，表忠观宇，峨峨崇祠。
古今人不远，同是男儿，有为当若是。
愿从此——
传薪继火，道统长持；
立坊正表，道范长垂。

歌中写入雪涯垂柳，南明逝水，在什么“道统”“道范”的道学气中，注入点儿情趣。文诚庙貌，指的是丁文诚公祠；表忠观宇，指的是昭忠祠；屹屹丰碑，就是《雪涯秋柳》一文所说黎庶昌写的“丁文诚公专祠碑”了。

那时候兴春季始业，还记得一首开学歌，歌词是这样：
大地春回，
葭管动飞灰。

又是河堤疏柳，
雪洞横梅。
负笈重来，
看树色波光未改，
满门桃李又争开。
从此春夏诗书，
秋冬文史，
莫致始勤终怠。
喜道传惑解，
施教因材施教。
自今日笃养栽培，
春风时雨，永固根荄。

固然，雪啊、柳啊什么的，这些风雅的词儿正好写入诗歌，这也是昔日文人的积习；可是，河堤疏柳，雪洞横梅，树色波光，桃李争开，那样的景色的确也令人留念。至于“屹屹丰碑，峨峨崇祠”，颂扬的是对少数民族起义的镇压。这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，还不会作阶级分析，就不必以此来苛责歌词的作者了。

想起师范学校，就想起师范学校的老校长尹笃生先生。先生尽瘁一生，献身师范教育，是众师之师，那时候全省才一所师范，说全省教师大都出自先生门下，也不为过。我没有见到尹先生的传记，我想，我们贵州的这个大教育家，应该采集史实，为他立个传记。

我上师范的时候，尹先生去世一年了。在校园西北角的松柏丛中，矗立着一座“尹笃生先生纪念碑”，记述尹师热心办教育的行状。继尹先生为校长的是邵明轩（正祥）先生。邵先生也是师范的学生，后来上北京高等师范。听说他是尹先生自

已选来当“接班人”的。

我上师范那年，开课不久，就是尹先生逝世周年纪念。我们的国文老师黄子久（行恒）先生，为纪念会写了一付对联：

雪涯无恙，依然明河横前，可怜物是人非，十载勤劳
随逝水，
泰岳忽颓，正值尼山诞后，不禁抚今追昔，一年容易
又秋风。

尹先生逝世的前一天，正是“丁祭”（祭孔夫子的日子），所以说“尼山诞后”。拿尹先生和孔夫子并提，虽然过分一些，可是他们都是教育家，这一点是相同的。

想到挽联，又想到挽歌。我们班有个同学廖崇恩重病不治身死，苗而未秀，叫人哀痛。我们为他开追悼会，让我写首挽歌。我左涂右抹，写得不成样子，只好去请教黄子久先生。他给改成这么一首：

斯人去不留，
梦断风雨夕。
南明流水声，
仿佛闻叹息。
悲乎哉，
座旁鹏鸟来何急，
雪涯夜夜幽魂啼。

鹏鸟是用贾谊的故事，太夸张了。旧日诗文，一用典有时就不免这样。

“尹笃生先生纪念碑”是我们的书法老师严弼臣（寅亮）先生题的。严先生是我省，不，是我国大书法家。碑上的题字那样丰腴遒劲，不用说了，还寄托着他对尹先生的友情。他在尹先生追悼会上，写过一付挽联：

识我于梦草池边，共话十年，心地光明清似水；

吊君在雪涯洞口，××××，文章歌哭冷如秋。

下联中间的四个字，我给忘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雪涯，雪涯，给师范师生留下多深的印象！作文，作诗，常常说到它，把它用来抒写怀念之情，也用来鼓励勤学之志。就是写信吧，师生之间，同学之间，用“雪涯握别，瞬已数年”一类的话来开头，比比皆是。

“雪涯风雨柳垂丝”，风风雨雨，好几十年过去了，时代的浪潮冲击着这个古旧的宁静的校园。说它古旧，说它宁静，倒也是这样。

我在班上年龄最轻。同班有个老大哥是带着儿子来上学的。他上师范，儿子上附小，父道尊严，每天早上，儿子还为他打洗脸水。农村来的同学喜欢吸旱烟（叫叶子烟）。午饭之后，宿舍旁的走廊上贴出当天的报纸。有的同学叼着旱烟管在那儿看报，风度闲适得很。吸旱烟这个传统，也是一种“道统长持”吧。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我当先生之后还是那样。

我们班到了后期（相当于高中），办成“文科”，更是文诤诤的了。我是爱用古文体写文章的，校长邵明轩先生兼教我们班的国文，曾经在我作文本上的批语中，写下这样的话：

“是寝馈于归方而有得者”。“归方”是桐城派大师归有光和方望溪。这样溢美之词，只能看成对学生的鼓励。又是“选学”，又是“桐城”，真有些个古意盎然了。张玉麟（仲石）是我们班写骈文的大手笔，讲词藻，讲用典，讲节奏，讲对仗，班上都没有谁能望其项背。写白话文呢，那就要首推钟大亨，流畅，自然，给古旧的文科吹进了清新的空气。

时代的风总是要吹来的，师范里也出现了下述的新风尚。课堂上讲文选，讲古文辞；图书馆里却有了严几道译的穆勒《名

学》、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、梁任公的《饮冰室文集》、林琴南译的《茶花女》、《双城记》。记得我第一次知道“托尔斯泰”，是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《复活》，共学社的本子，耿济之译的。

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张硕甫的书贩，隔一些日子就拿一包新书来学校出售。就在前面说到的教学院，大门侧面是“司阍室”（就是传达室，名字怪古的），在那儿打开包袱，把那些新书摆出来。我们从那儿读到了《语丝》、《莽原》，读到了没有切齐的毛边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。这才知道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阿Q正传》，读了高兴得了不得，也惊愕得了不得，竟有这样的好书、好文章！

以后，毕了业，当了先生，时代的脚步走得更紧了，更新的书，更新的文章，给我带来更大的惊愕。

雪涯，这个叫人怀念的地方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是不是“雪涯无恙，依然明河横前”？“春夏诗书，秋冬文史”，不再在那儿咿唔吟诵了吧？连“逝者如斯”的慨叹也一同逝去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

（上接13页）

笔者是1924年至1925年进贵州省立第二中学三、四年级，那时，陈先生讲授大代数课程，并任学监。事隔六十年，先生的声音笑貌，历历在目，回首往事，感慨不已！

本篇承陈先生的女儿陈静芳同志提供许多素材，谨此致谢。所述缺漏难免，希有关人士指正为荷。

怀念陈寿轩先生

龙之鸿

自1925年离开中学校门后，岁月易逝，迄今将近六十年。尝与校友张星槎同志谈到，程门立雪，育我良深，数十年来铭刻脑际，印象最深的老师，莫如肖协臣、陈寿轩、严余春、王经略诸位先生。

沧桑更迭，人事倥偬，肖、陈、严、王诸先生作古多年，其后裔又散处各地，欲追述诸位先生作育人材的嘉言懿行，资料阙如，难伸一二。笔者在陈先生生前，曾拜谒数次，危言说论，警教犹存，追思往昔，如在目前，故不揣谫陋，先从陈先生从事教育工作，启迪后进的功绩说起。

一、终生从事教育工作

陈寿轩先生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。他自1912（民国元年）起至1965年止的五十三年中，除三个月去做昧不下良心的县长外，都是从事数学的教学工作。先后在贵阳正谊小学、南明中学、达德中学、贵州省立一中、省立二中、省立师范学校、省立女子师范学校、省立贵阳中学、省立贵阳高中、省立女子中学、私立正谊中学担任数学教员，在贵州大学担任过副教授。1949年底贵阳解放后，续在贵阳第二中学、贵阳师范专科学校、贵阳第六中学、贵州函授学院担任数学教员。

陈先生曾先后出任贵州省立女子中学和私立正谊中学校

长。贵阳解放后，1950年至1951年又出任贵阳市第二中学校长。在各次担任校长期间，每周仍兼任4小时以上的数学课程。

陈先生担任的数学课程，从算术起，举凡初等代数、大代数、平面几何、立体几何、平面三角、立体三角，都有湛深的心得，尤其对微积分有独特的研究。对这些课程，因他教学有方，深入浅出，受过课的学生，大多数都能明瞭要旨。因此，他的教学，甚受学生欢迎，各中学莫不争先聘请。

陈先生上课时，对天资聪明，成绩优良的学生，就用积极启发的方式，使这类学生更加奋勇向前，不以一得自足。对天资迟钝的学生，他不板起面孔，予以呵斥；也不表现烦躁，冷漠鄙视。而是和颜悦色，耐心讲解，使之能按部就班，跟着前进。极少数调皮捣蛋的学生，因陈先生严肃和蔼的态度，受了感化，转而恪守纪律，认真听课。

教师的仪表，不仅对学生的思想品德、生活作风，起潜移默化的作用，而且影响课堂教学的好坏。陈先生在当校长或只是任教时期，他的仪表，总是非常整洁。他的穿着，不是绫罗绸缎，也不是西装革履，几十年经常穿的是浅蓝色或浅灰色的棉布长袍，春秋天则配上棉织品藏青色的马褂。朴素美观，大方庄重。

面部的表情，是人内在感情的流露。陈先生从来不蓄长发，不留胡须，给人以一个整洁庄重的感觉。他无论何时何地，对待学生，总是表现出既庄严又亲切的面容；不论是听课或是课余请求解惑的学生，都是集中注意力听他讲解。另一方面，陈先生随时随地都在用美的情操来陶冶学生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。他能够以简切的语言，美好的词句，敏锐的目光，慈祥的表情，唤起学生的注意力。在回答问题时，总是露出热情

和希望，给学生以鼓励，从不伤害学生自尊心，以致产生自卑感。

陈先生学识渊博，在文学上也很有修养，曾出版过一本诗集，可惜文革期间被人抄走。他在教数学的课堂上，同时也在教语文。有的学生把“联立方程式”的“联”字，写成“连”字，他立即予以改正过来，并嘱咐写错字的学生，要严肃应用祖国的文字。

笔者记得在中学三年级里，陈先生上我们的大代数课，由联立方程式讲到哥德巴赫的每一个大偶数，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之和。他说这个猜想的证明，几个世纪还没有人能够搞出来。当时除极少数的同学外，大多数的人都莫明其妙，也就不去深刻钻研，问个究竟。

1933年（民国二十二年）九月到1935年七月，陈先生任贵州省立女子中学校长。校里教职员都是慎重聘请来的，学生勤奋学习，教师教学认真，当时的女中，颇得社会好评。詎料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入黔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，欲在校内发展组织，其实质是迫害进步青年，陈先生拒不接受，竟遭官方撤职。命令甫下，全校师生，群情激愤，一再挽留，可见陈先生受师生爱戴之深。

二、全部精力维护学校

陈先生任中学校长期间，不是以校长的地位操纵一切，而是广泛征求各教师的意见，尊重教师的创造精神。在思想教育方面，反对虚伪的旧道德、旧礼貌，提倡遵守纪律，勤奋学习，树立大我，创造未来的新风尚。

私立正谊小学（即今之会文路小学），是1905年肖协臣、杨伯坚几位先生创办的。1931年增办中学，陈先生是核心人，

维护学校，不遗余力。1941年（民国三十年）他接长正谊中学。这个时候，正是对日抗战艰苦阶段，正谊中学迁到贵阳南郊二戈寨，陈先生费尽心力，找到几间农民的房子，才把学校恢复起来。可是一百多个学生的吃住，是一个大问题，几经踌躇，打通校里教职员的思想，将一百多个学生分散在全校教职员家搭伙，才解决了吃饭问题。至于学生住宿，则分散在附近农民家牛圈楼上及堂屋里。每天夜间，陈先生提着一个风灯，从上寨走到下寨，查看学生们自习情况。在那个战乱年代，百物昂贵，物价飞腾，他约集一批热心教育的老师，枵腹授课，把一个私立中学维持下来，不致弦歌中断，真是难能可贵。陈先生爱校如家，还表现在他的夫人病势垂危，他仍忙于校务，竟不获到榻前一问病况，直至得到噩耗，才回家料理丧葬。

1948年陈先生在贵州大学担任副教授，地位与报酬，相当不错。此时恰遇正谊中学已由二戈寨迁回贵阳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性通货膨胀，物价飞跃式的增涨，人民生活岌岌不可终日，私立中学，几至无法维持。眼看这所有声誉的中学行将关闭，一群莘莘学子有中断学习之虞，陈先生毫不犹豫，立即辞去贵大职务，回长正谊中学。以身作则，克服困难，挽回学校危局，使之向前发展。他把教育事业当做切身大事，在旧中国实不多见。

三、不为五斗米折腰

二十年代的贵州，军阀混战，天灾频仍，公教人员的薪俸，难敷家庭之口。陈先生是一个清廉自持、品学兼优的教育家，生活虽极端困难，他决不趋炎附势去追逐利禄，而是信其所守，穷而益坚。1925年至1929年，他的好友李小谷、杜叔机先后约他去兼任贵州全省清理官产处及贵州农矿厅科长，但他

不因此而丢掉粉笔生涯，仍在学校兼课。在任官产处科长期间，经他断还一起绝产，后来当事人酬以大洋三百元，他辞而不受，并以东汉时期长安太守杨震谢绝贿赂的故事告诉来人和子女。公事公办，他不受这类不义之财。

1931年（民国二十年）贵州省主席毛光翔，标榜用人唯材，遴选极少数的有操守、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出任县长。陈先生被委充黔南一个偏僻的小县——三合县的县长（即今之三都县一部分）。在旧社会，县长是个肥差事，贿赂寅缘，尚难得到，陈先生则视若敝屣，又目为畏途。在军阀压力之下，只好到职视事。他到任之初，目睹监狱里的在押人犯，鹄面鸠形，呻吟待死，即漏夜调阅文件，释放无辜被押的良民数十人。一时陈青天之名，噪遍全县。在旧社会各地驻防的军队，干预民政，无法无天。县长不和驻军勾结，就无法生存。陈先生在三合县任内，目睹驻军诬陷一个民妇通匪，活生生将这个民妇烧死。事先经他向驻军交涉，遭到无理拒绝。以一县之长，不能保护一个良民的生命，勾起他决心挂冠而走的念头。

在旧社会，照例新官到任，要为县衙内的房书差役各缝一件新衣。不肯贪污的陈先生，不能满足这些人的欲望，遭到这些寄生虫的怨言，又使他重生丢官而走的决心。从1931年三月到六月，仅三个月，陈先生尝尽了官场苦味，终于下决心弃官回贵阳。

陈先生由三合回贵阳，行到都匀，路费无着，还是向在都匀中学教书的至交赵绍斋先生借旅费回家。当县长无旅费回家，说起来人多不信，而陈先生竟是如此，良用叹息！陈先生回到贵阳，各中学又争聘他重执教鞭，还其本来面目。

陈先生在贵州大学任副教授期间，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中国一批布料，号称罗斯福呢，相当于县科级以上的官员、教